

周健良（流浪的军刀）★著

3

# 抗命

**军法无情，犯之者斩！**

**只要能打鬼子、救乡亲，抗了军命又如何！**

**不认命，谁说人命贱如草；不惜命，哪怕拼光打绝！**

**抗日作战，本来就没有不能牺牲的！**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抗命<sup>3</sup>

周健良★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命. 3 / 周健良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9  
ISBN 978-7-5502-6060-3

I. ①抗…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0332号

### 抗命. 3

作 者: 周健良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出 品 人: 唐学雷  
责任编辑: 李艳芬 王 巍  
排版制作: 刘碧微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14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8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060-3  
定价: 36.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第一章	政工干部（上）	★	001				
第二章	政工干部（下）	★	005				
第三章	敌前论战	★	009				
第四章	书中道理	★	013				
第五章	短兵相接	★	017				
第六章	幻不厌深	★	021				
第七章	进退有度	★	025				
第八章	凶残暴戾	★	029				
第九章	借刀杀人	★	034				
				第十章	莫名侥幸	★	038
				第十一章	各有谋划	★	042
				第十二章	雪夜双雄（上）	★	048
				第十三章	雪夜双雄（中）	★	052
				第十四章	雪夜双雄（下）	★	056
				第十五章	皆可牺牲	★	061
				第十六章	还以颜色（上）	★	065
				第十七章	还以颜色（中）	★	069
				第十八章	还以颜色（下）	★	073





目录

第三十七章	有仇当报	★	154	第四十六章	大旗虎皮	★	191
第三十八章	因陋就简	★	158	第四十七章	新奇计划	★	196
第三十九章	火燎烟熏	★	162	第四十八章	借酒传讯	★	200
第四十章	再踏征途	★	166	第四十九章	配合无间	★	205
第四十一章	鸡毛蒜皮(上)	★	170	第五十章	浩荡潮流	★	209
第四十二章	鸡毛蒜皮(下)	★	174	第五十一章	欣欣向荣	★	213
第四十三章	布置罗网	★	178	第五十二章	恶浪汹涌	★	217
第四十四章	此消彼长	★	182	第五十三章	请缨赴死	★	221
第四十五章	马不停蹄	★	187	第五十四章	临阵点兵	★	226

第五十五章	故布疑阵	★	230	第六十四章	金剛涅槃	★	266
第五十六章	天公作美	★	234	第六十五章	抬棺而战	★	271
第五十七章	应变之道	★	238	第六十六章	漫卷红旗	★	275
第五十八章	加速备战	★	242	后记		★	281
第五十九章	阵前立威	★	246				
第六十章	仗势欺人	★	250				
第六十一章	急中生智	★	254				
第六十二章	破腹掏心	★	258				
第六十三章	抗命分兵	★	262				

## ★ 第一章 政工干部（上）

大雪飞扬，又是一夜。当天色渐渐明亮起来时，何家大集外的阵地，已经被大雪覆盖起来。哪怕是端着望远镜仔细观察，也只能看出来些大致的沟壑轮廓。就连那些用粗笨家具装上土石构筑的低矮地堡，瞧上去也都像是一个个被大雪覆盖的土堆子，压根看不出那地堡中藏着枕戈待旦的八路军战士。

披着一条白绸子的披风、趴在阵地最前沿壕沟中的栗子群端着望远镜，看着大路上逐渐稀疏起来的逃难乡亲，哆嗦着朝趴在自己身边的李家顺低声说道：“李司令，瞧着这架势，怕是要不了几个时辰，就能见着殿后的宫南县武工队了吧？打接应的人马够不够啊？要不……还是我带人上去吧。反正支援严大河的人马，原本也是我清乐县武工队的同志。我去接应，应当应分啊！”

同样抓着个望远镜看着大路上渐渐稀疏的逃难乡亲，冻得面色青紫的李家顺也是颤抖着嗓门应道：“离了你个老栗子，老子这冀南军分区独立团就打不成仗、开不了张了？打接应的人马昨天半夜就派出去了，带队的也是老部队里排得上号的人物！”

“老部队里排得上号的人物？是敌工科那几个老油子，还是你警卫排的那几头下山虎？”

“都不是！我这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上级给咱们敌后作战的各个部队都派了一批政工干部过来，个顶个的可都是好手啊！”

“政工干部？那不是做思想宣传工作的吗？打仗也能成？”

“还真叫你说着了！上级派下来的这批政工干部，差不多都是各地自动奔赴延安的学生训练出来的，不但有学问、有见识，打仗的本事也都是磨炼过的！我没见过的且不说，就咱们冀南军分区派过来的这几个，拼刺刀能跟我警卫排里的好手斗个旗鼓相当，枪法也不比敌工科那几个老油子差！”



“有这样的宝贝人物？那你还舍得派出去带队打接应？咱们老部队里会打仗的人不缺，可识文断字有学问的是真少啊！这样的宝贝……我说李司令，等打完了这一仗，你给我清乐县武工队也派几个过来吧？帮着我调教调教手底下那些皮猴子。”

“做梦娶媳妇——你尽想好事！上级一共就给咱们冀南军分区派了五个政工干部，你倒好，张嘴就要几个？还说要调教你手底下那些个皮猴子……就你手底下那花样折腾得最多的莫天留，那不就是你生生惯出来的？把天捅个窟窿，你都拿着黏土帮忙遮补。怎么着？这时候想起来要调教了？早干吗去了？”

“也不能老让天留由着性子来啊！现在他就一个人，最多领着个沙邦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瞎胡闹。可往后他要是到了挑大梁的时候，再这么着可不成了啊！李司令，甭管怎么说，这一仗打完了，你得给我清乐县武工队派个政工干部来！莫天留是一匹好马，野性、斗性也都被发掘出来了，是该到了给这匹好马上笼头的时候了……”

话说半截，从远处的大路方向，已经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凌乱的枪声。眼看着大路上逃难的乡亲跌撞着加快了奔跑的步伐，李家顺翻手抽出了挎在腰间的德造二十响手枪，用力掰开了冻得有些滞涩的击锤，亮开了嗓门吆喝起来：“鬼子来了，准备战斗！接应组的赶紧上，帮着大路上的乡亲尽快撤进何家大集！”

伴随着李家顺一声令下，穿着各色棉袍，却都在脑袋上绑了个红布条的二三百名壮棒汉子，从被积雪覆盖的壕沟中一跃而出，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到了大路上，几乎是连背带扛地帮衬着那些跑得精疲力竭的逃难乡亲朝着何家大集方向跑去，口中兀自胡乱叫嚷着：“都甭害怕！我们是牛角村的，帮着八路打鬼子呢！”

“进了何家大集，找小豆岭主事的贵老叔，他会领着你们去领粮食、衣裳、铺盖！”

“进了何家大集就踏实了，前头有八路军帮咱们挡着鬼子呢——好几千八路军！小鬼子把咱乡亲祸害到这儿，也就算是到了头儿啦……”

眼瞅着大路上逃难的乡亲几乎是在眨眼间便被扶持着送进了何家大集，李家顺再次扬声叫道：“掩蔽组，上啊！”

依旧是伴随着李家顺的一声号令，同样是在脑袋上绑了个红布条的百十名壮棒汉子从被积雪覆盖的壕沟中一跃而起，手中或是端着装满了松散积雪的大簸箕，或是舞动着枝丫横生的树杈子，倒退着将方才那些接应组的壮棒汉子在阵地附近留下的脚印遮掩起来，这才顺着大路退回了何家大集。

满意地看着看不出一点脚印痕迹的雪地，李家顺笑着朝栗子群点了点头：“还是你个老栗子有办法！昨天好几千壮棒汉子都不乐意走，非得留下来跟咱们一块儿打鬼子。要不是你想出来的这分组甄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路数，怕是这好几千乡亲就能把咱们的阵地给暴露个精光！”

同样从腰间抽出了一直捂在衣裳里的德造二十响手枪，栗子群一边使劲掰开了击锤，一边低声朝李家顺应道：“乡亲们是叫鬼子给祸害苦了，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这才豁出去了要跟咱们一块儿打鬼子！这股心气咱们不能叫乡亲们泄了，可也不能叫这些个没打过仗的乡亲刚一上手就跟鬼子硬碰硬！能用这种法子让乡亲参与战斗，又能尽量保证乡亲的安全……这路数，当年可是在老根据地的培训班里学来的，你当年不也学过吗？咋，忘了？”

很有些戏谑地看着栗子群，李家顺低声笑道：“忘啥呀？这还不是你老栗子在清乐县地面上名声大、威望高，连宫南、遂平两县的乡亲，都知道清乐县有个栗队长火烧鬼子粮库、大战泉子沟口，手底下有莫天留、沙邦粹这哼哈二将，还有钟有田、孟满仓这俩护法金刚……当时那场面，你吆喝一声，比我管用！”

还没等栗子群再次开口说话，远处传来的枪声骤然密集起来，间或夹杂着几乎听不出停顿的机枪扫射声。侧耳聆听着那骤然变得密集的枪声，尤其是在几声手榴弹爆炸的动静之后，李家顺顿时变了脸色：“怕是严大河叫鬼子的追兵给黏上了！这撤退时候的三板斧打得这么凶，怕是……”

话没说完，方才还响成一片的枪声骤然稀疏起来。侧耳细听之下，几乎全都是三八大盖在不紧不慢地射击，还夹杂着日式掷弹筒发射的手榴弹爆炸声，像是定音锤般地响起。

猛地一拍身前冻得铁硬的雪壳子，栗子群急声低叫起来：“坏了！怕是严大河压根都没子弹了，连苟大却和万一响的机枪也都打空膛了！要是方才严大河那撤退之前的三板斧没能给韦正光争取到埋地雷和炸药的时间，就算他们能撤下来，怕是也得伤筋动骨！李司令，我带几个人去接应……”

李家顺一把抓住了想要跃出战壕的栗子群，伸手用枪管朝着大路尽头一指：“不用了！严大河他们撤下来了……”

忙不迭地将望远镜举到了眼前，栗子群看着顺着大路亡命狂奔的十几名武工队员，难以置信地惊叫起来：“就剩下这十几个人了？我看见严大河了……怕是挂彩了，苟大却正背着他跑呢！万一响还在……他娘的，宫南县武工队啊……我就看见三个宫南县武工队的同志！宫南县武工队，这一把算是拼光了！连我派出去接应的

人马，都只剩下一半了啊……”

几乎是紧随着那些顺着大路亡命狂奔的武工队员，背上背着个竹筐的韦正光却是一副闲庭信步、不急不缓的从容模样。左手中握着的一支短柄铁铲，更是时不时地在大路上胡乱挖几下，再用脚将刚刚挖好的雪坑胡乱填上，叫人一眼就能看出雪地上留下的挖掘痕迹，显然是作为疑兵之用。

而在一些被狂奔着的武工队员重重踩下脚印的地方，韦正光却是小心翼翼地蹲下了身子，用手中短柄铁铲横着在脚印旁掏出个小洞，再从竹筐里取出一枚地雷，小心翼翼地塞进了那个刚挖好的坑洞中。

虽说韦正光埋雷的手艺熟练，动作也飞快，但毕竟耽误了些时间。几乎就在韦正光在大路上埋下了三枚地雷之后，大路的尽头就出现了几名列成了倒三角阵势的日军士兵，端枪直朝着韦正光猛打起来。

看也不看自己身边被子弹打得四处飞溅的冰雪碎屑，韦正光佝偻着朝前跨了一大步，堪堪让开了自己刚刚埋好的一枚地雷，这才继续猫着腰顺着大路小跑起来。而在韦正光前方的大路上，肩膀上扛着两挺机枪的万一响猛地朝路边一块巨石后一蹿，劈手从一名抓着步枪跑得精疲力竭的武工队员手中夺过了一支三八大盖，端枪与那几名几乎快要追上了韦正光的日军尖兵对射起来！

尖厉的枪声之中，一名冲在了最前方的日军尖兵仰天便倒，而另外的两名日军士兵则是忙不迭地朝着路边一闪，依托着路边能够遮掩身形的掩蔽物，半跪着端枪扣动了扳机。

也许是知道藏在路边石块后的万一响难以被击中，两名蹲踞在路边隐蔽物后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都在第一时间，将枪口对准了在大道上佝偻着小跑的韦正光……

## ★ 第二章 政工干部（下）

仿佛是身后也多了双眼睛，韦正光几乎是在两名瞄准了自己的日军尖兵扣动扳机的瞬间，猛地朝着侧前方一个虎扑，就势干脆利落地滚到了路边的一处凹地中。

压根都没站起身子，韦正光趴在地上用短柄铁铲飞快地挖掘着，不一会儿便在那临近大路的凹地中刨出了个鸡窝大的窟窿。摇晃着肩膀，韦正光从背上背着的竹筐中倒出了一个只有两块豆腐大小的炸药包，小心翼翼地将那个炸药包放进了刚刚挖好的窟窿里、仔细地盖上了刚挖出来的碎石与浮土，这才将一根长长的引线捏在了手中，猛地翻身蹿出了藏身的凹地，横穿过宽阔的大路，再次蹿到了路基下一棵冻得枯死的小树旁……

接连开了三枪，端枪为韦正光提供掩护火力的万一响显然是打光了最后一发子弹，急得连连朝着离自己不远的韦正光吼叫起来。

依旧是一副不急不慢的架势，韦正光仔细地将手中紧握着的引线拴在了身边的小树上，这才解下了背在背后的竹筐，将竹筐中垫底搁着的一个粗布口袋摸了出来，划了根洋火点燃之后，顺手将那明显抹过了火药粉末的粗布口袋扔到了大路上。

虽然风狂雪骤，但那冒着暗黄色火苗的粗布口袋上却始终执拗地翻卷着火焰。不过是一锅烟的工夫过后，被烧得散开了的粗布口袋里冒出了一股股焦黄色的浓烟，让凛冽的寒风吹着，直朝着那两名日军尖兵隐藏着的方向卷了过去。

不知道韦正光最后扔出去的那粗布口袋里包着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虽然那焦黄色的烟雾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极其稀薄，但那两名身处下风位置上的日军尖兵才刚一闻到那股焦黄颜色的烟雾，顿时便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忙不迭地用袖子掩住了口鼻，直朝着来路狂奔而去。

伸手提起了空荡荡的竹筐，韦正光小跑着凑到了万一响的身边，帮着万一响扛

起了一挺机枪，默不作声地跟在万一响身后，顺着大路朝何家大集方向跑去。

长长地舒了口气，栗子群无力地松开了举在眼前的望远镜，近乎呻吟地朝同样一脸紧张神色的李家顺叹道：“好悬哪……韦正光连最后那点保命的黄皮子烟都扔出去了。这要是再撤不下来，怕是他就得交待在那儿了……”

心有戚戚地点了点头，李家顺涩声应道：“韦正光手里三样宝贝，地雷、炸药、黄皮子烟，以往撤退殿后，撑死了把他用炸药布置的天女散花拿出来，也就能挡住鬼子追兵了，今天……压箱底的玩意儿都豁出去了，估摸着他们身后追过来的鬼子应该是不少吧？”

几乎就在李家顺话音刚落时，从大路尽头的方向，一大群戴上了防毒面具的日军士兵，犹如被捅开了马蜂窝的马蜂一般，猛地涌了出来。冲在最前面的七八名日军士兵一边用小碎步朝前奔跑着，一边端枪朝着正在亡命狂奔的韦正光与万一响打了个排子枪。伴随着那尖锐的枪声响起，与万一响跑了个并肩的韦正光猛地打了个趔趄，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连扛在肩头的机枪都甩出去老远！

急匆匆地刹住了脚步，背着一支步枪、肩头还扛着一挺机枪的万一响忙不迭地弯腰搀扶起了韦正光，想要扶着韦正光继续朝前奔跑，但韦正光身上显然不止挨了一发子弹，刚被万一响搀扶着勉强站直了身子，却又再次瘫软到了地上……

万一响急得连连跳脚，一边半跪在地上躲避着雨点般飞来的子弹，一边玩命地拖曳着韦正光朝路边一处洼地方向挪了过去。

从望远镜中看着这令人心急如焚的一幕，李家顺急得连声厉吼：“这他娘的……都到了家门口了，还他娘的要伤我一员大将！司号员，给老子吹冲锋号，全体上刺刀，把鬼子给我压下去！”

栗子群一把按住了紧随在李家顺身边的司号员抬起的胳膊，急声朝李家顺吼道：“司令员，大部队不能动！你仔细看看那些鬼子后边！”

只是挪动着望远镜看了一眼，李家顺顿时一拳砸在了堑壕前冻得很是结实的冰壳子上：“操他娘的小鬼子！我说严大河怎么被打得这么惨……小鬼子都他娘的用上装甲车了！”

从望远镜里看着两辆并排行驶，几乎要将整个路面都遮盖住的轮式装甲车，栗子群也是急得两眼冒火：“打接应的人马呢？在什么位置？这时候可千万不能再撞出去打接应了！要不然那两辆装甲车上的机枪一响，有多少人冲上去都是白白送死啊！”

话音刚落，距离万一响与韦正光足有四五百米的路边荒地之中，却是猛地蹿

出了一个人，抱着一挺机枪直冲着大路上狂奔而去。人离着万一响与韦正光还有老远，手中的机枪却已经响起了那能叫老兵听了都腿软的长点射声音！

从望远镜里看着那边跑边抱着机枪、接连不断地打着长点射的人影，李家顺急声大叫起来：“是新来的政工干部！这他娘的……瞧着他是那几个政工干部里性子最沉稳的一个，咋听见枪响就玩命啊？这他娘的还是学生出身？”

同样用望远镜观察着大路上的动静，栗子群眼看着那名抱着机枪的政工干部用长点射打翻了好几个鬼子，也是讶然惊叫起来：“这还是个耍弄机枪的积年好手？抱着歪把子机枪边跑边打，还能有这样的准头？你看他这几个长点射出去，鬼子趴下四五个……这他娘的真是政工干部？”

透过望远镜的镜片，李家顺紧盯着已经冲到了万一响身边的那个人影，大声回应着栗子群的话：“没错！这政工干部还是正经的北平燕京大学出身，叫……杨超！”

在李家顺与栗子群惊异的目光注视之下，抱着一挺机枪的杨超已经冲到了万一响与韦正光身边。猛地朝着路边一趴，杨超从身上挎着的挎包里摸出了几个弹匣扔给了万一响，再回手朝着何家大集的方向一指，这才稳稳地将枪托顶在了肩膀上，瞄准大路上冲过来的那些日军士兵扣动了扳机。

在无依托跑动射击中都能有一定的准头，改换成了卧姿射击之后，杨超手中的那挺歪把子机枪打得更是有如神助。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短点射，七八个戴着防毒面具、挺着步枪冲在最前面的日军士兵顿时被打得人仰马翻。其他那些原本聚集在大路上，压根都没想过要进行战术规避的日军士兵，也全都飞快地散了开来，为身后两辆并排行驶在大路上的轮式装甲车让开了道路。

杨超压根儿也不恋战，在打完了一个弹匣之后，抱着枪管还在冒烟的歪把子机枪扭头就跑。而在杨超身后，已经拖曳着韦正光挪出了一段距离的万一响也停下了脚步，咬着牙架起了原本扛在肩头的歪把子机枪，瞄准大路上缓缓驶来的日军轮式装甲车上圆形的机枪塔，狠狠地扣动了扳机。

虽说杨超递给万一响的弹匣中装着的并不是机枪专用的重弹，但在万一响操控着机枪、几乎让弹着点集中在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之后，日军轮式装甲车上的圆弧形机枪塔顿时被打得凹陷了一大块，被弹开的跳弹更是将一名依傍着轮式装甲车前进的日军士兵打得脑浆迸裂。

狠狠地喘了口粗气，万一响一边换上了另一个弹匣，一边看着迂回包抄着钻到了自己身边的杨超叫道：“兄弟，你是老部队里的吧？赶紧帮忙把正光哥拖回去，

他身上挨了好几枪、血都快流干了，可再耽误不得了！”

只一看趴在地上、几乎连呼吸都变得细不可察的韦正光，生得眉清目秀、看上去颇有些白面书生模样的杨超顿时变了脸色。一把撩起了韦正光腰后的衣服，杨超只是看了一眼韦正光腰背上的几个窟窿，顿时便涩声低叫起来：“怕是麻烦了！子弹从肝部打进去的，就算是立刻手术，怕也是……”

像是压根儿没听见杨超在说些什么，万一响深深吸了口气，稳稳当当地扣动了扳机，再次将另一辆日军轮式装甲车的圆弧形机枪塔打得火花四溅。几乎就在同时，两辆并排行驶的日军轮式装甲车也都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原本就指向了大路方向的机枪塔微微转动了些方向，两挺车载机枪顿时喷射出了两道长长的火舌。

一把抓住了万一响的腰带，杨超玩命地将咬着牙与日军机枪对射的万一响拽进了路边的凹地中，瞪圆了眼睛朝兀自要翻身继续与日军机枪对射的万一响吼道：“别犯傻！咱们手里没机枪专用的重弹，拿鬼子的轮式装甲车压根儿没办法！我看见你们方才在路上埋地雷了，一会儿地雷一响，咱们赶紧交替掩护着撤退！”

倔强地摇了摇头，已经杀得红了眼的万一响嘶哑着嗓子怒吼道：“要走你走！你把正光哥也带走，我跟鬼子拼了！”

“你一个人能拼几个鬼子？白白送死谁不会！你就是不可惜你自己这条命，也可惜下咱们好不容易才得着的机枪吧？听我的命令，地雷一响，你和我带上伤员、机枪，一起朝何家大集里边撤！”

话音刚落，并排行驶在大路上的日军轮式装甲车，已经轧上了一枚韦正光埋下的地雷。虽说日式反步兵地雷对机械装备的杀伤力并不算太大，但日军原本就极其脆弱、只能在没有远程反装甲武器的中国耀武扬威的轮式装甲车，顿时便被炸爆了两个轮胎，一头扎进了路边的洼地中。

借助着地雷爆炸时升腾而起的烟雾作为掩护，杨超一把将已经全然没了声息的韦正光扛在了肩膀上，再用力一拽万一响的衣裳：“别傻愣着了，跟着我，赶紧撤！”

### ★ 第三章 敌前论战

赤红着眼睛，回到了栗子群身边的老武工队员猴子哑着嗓门，几乎是从喉咙眼里挤压出了一番话：“宫南县武工队叫打散花了！严队长身上挨了三枪，又叫鬼子的掷弹筒给狠狠震了一下。在何家大集里寻了个大夫包扎了一下，已经朝着涂家村送过去了，就看韩老先生能不能保住严队长一条命！”

“咱们清乐县武工队过去支援的同志也牺牲了好几个，两个抢回来的老武工队员都被炸成重伤，炕上躺半年，能不能下地还两说。韦正光……没抢救过来，进了何家大集没多久就断了气。何家大集里的大夫给他灌了几口参汤吊住命，让他能留下几句话，可老韦说……”

同样赤红着眼睛，栗子群低声应道：“老韦留下啥话？”

“没说旁的！就说茶碗寨里给他单独安顿的小库房里，还存了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炸药和打仗用得上的玩意儿。从大武村里加入咱们武工队的新同志里，有个姓韩的后生，家里原本就是造爆竹的，算是得了他几分真传，让咱们以后多照着点……”

“就没有……没有说说他自个儿还有啥事？”

“我也问了，老韦……就说家里人都死了，没啥要惦记的了，就琢磨着咱们武工队往后打仗那点事……”

狠狠地咬了咬牙，栗子群伸手拍了拍猴子那消瘦的肩膀：“寻个地方去闭会儿眼睛。鬼子叫咱们迎头抽打了一下，这就缩起来不动弹了，估摸着是想等大队人马到齐了，狠狠一家伙拿下了咱们。往后的几天，怕是咱们压根都不得不着休息的时候了！”

左右看了看战壕中的情形，猴子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裹紧了身上那件脏兮兮的棉袄，一头钻进了紧邻着战壕的地堡中。不过是眨眼的工夫，沉重的鼾声就从那被白雪掩盖起来的地堡中传来……

扭脸看了看满脸憔悴的栗子群，李家顺伸手从衣兜里摸出了一块麦麸饼子，撕



了一半朝栗子群递了过去：“也甭光顾着说别人。这几天工夫，你也都没咋正经吃东西，更没睡过个囫囵觉！眼瞅着就要打大仗了，你这时候可得给我扛住了，甭想着半道儿上撒下去吃病号饭！”

接过李家顺递过来的那块麦麸饼子，栗子群顺手在堑壕前抓了把积雪，一口积雪、一口饼子地将那不大的半块麦麸饼子硬吞了下去，这才艰难地涩声应道：“都打了这好些年的仗了，你啥时候见过我在节骨眼上拉过稀？我就是有点担心……”

同样就着积雪吞咽着粗糙的麦麸饼子，李家顺活像是一只想要打鸣的公鸡一般，使劲伸着脖子：“你……担心个啥？”

扭头看了看何家大集方向，栗子群涩声应道：“涂家村里的涂扣儿从清乐县城冒死闯出来，把山里骆驼行秘道的歌诀告诉了咱们。可咱们派出去照着那歌诀探路的小分队，到现在也都没传回消息来。这骆驼行秘道的歌诀到底对不对……我这心里是当真没底！”

用力吞咽着粗糙的麦麸饼子，李家顺思忖片刻，方才应声答道：“没消息就是好消息！真要是探路的小分队走不通山里的骆驼行秘道，恐怕是老早就回来传信了。到现在还没传信回来，那肯定是还没把秘道走到头儿！”

“还有天留和棒槌，也叫鬼子封城给堵在清乐县城里出不来。这要是有个万一……”

“这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就莫天留那机灵鬼投胎似的人物，你就是把他扔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他也能给你寻个空儿钻出来。再加上他身边还带着个立地金刚似的沙邦粹，真要是有个危急的时候，硬闯也该能闯出来一条路！再者说了，城里不还有百味鲜饭馆那位余锁柱吗？上回你们大闹清乐县城，不也是亏得余锁柱帮着你们藏了好几天？”

“话说到这儿……我倒是还琢磨出个事儿来，你说这清乐县城里的鬼子到底打的是个什么主意？眼下咱们得到的情报，都只说临近几个县的鬼子，把各县的乡亲朝清乐县里逼，反倒是清乐县的鬼子没有啥动静。要说最后鬼子打的主意就是一勺烩了咱们……那清乐县的鬼子也早该有动静了吧？”

“你说的是啥动静？”

“最少也得封锁清乐县里的大小路径，把咱们八路军和逃难乡亲能活动的空间压到最小。”

话音刚落，从蜿蜒的战壕一端，抱着一支三八大盖的杨超却是猛地钻了过来，迎着李家顺低声道：“李司令，何家大集寨墙上的防御工事，已经全部完成了，火